

大风刮过仙侠扛鼎之作
热血、幻想、冒险、脑洞大开、悬念重重
随书附赠「遇龙」拉页海报及Q版「温泉」主题卡

龙神、麒麟、玄龟凡尘怪主，少侠、书生、道士、土匪携手作战，
他们的目标是改风换龙！

大风
刮过
著

DAFENG
GUACUO

LONG
YUAN

龙缘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刮过 大风
著

DAMING
GUANGUO

LONG
YUAN

龙缘

下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缘：全2册 / 大风刮过著. — 南京：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594-3392-3

I. ①龙…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9565号

书 名 龙缘
作 者 大风刮过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单诗杰 绪 花
营销统筹 杨 迎
封面绘图 符 殊
插图绘图 鼓宜坠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921千字
印 张 40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392-3
定 价 78.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十六卷】	281	【第十四卷】	213	【第十三卷】	173	【第十二卷】	113	【第十一卷】	068	【第十卷】	001
		【后记】	306	【番外二】	301	【番外一】	288				



第十卷

LONG
YUAN

宁瑞四月二十六，龙、凤、麒麟和玄龟四大护脉神皆现身于九邑。

乐越这个龙神选中的皇帝人选初次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

安顺王与平北王忌惮于三大护脉神，带兵后撤数里，再增调重兵，将九邑城四方团团围住。

商景洗掉了城楼上兵卒看见琳箐和昭沅化成麒麟与龙的记忆，但四大护脉神尤其是龙神归来之姿已深深烙进九邑城中和城外所有人的心中。

宁瑞十一年五月初三，丞相澹台修下了早朝，到凤慈宫觐见太后。

昨日他的长女澹台容月回到京城，到了傍晚，丞相府外车轿如流水长龙，都是朝中官员家的夫人女眷前来拜访，送上贺仪。

夜间，澹台夫人调侃他说，这番父凭女贵，纸糊的丞相要变成真金国丈。

澹台修唯有苦笑而已。

今日早朝时，皇上照旧未到，依然是在御座旁侧置一椅，太子端坐其上，与百官议政。

西郡乱党盘踞九邑，领万余兵，与朝廷兵马对峙。有谣传说，乱党之首乃是和氏流落在外的血脉。更有人说，曾亲眼看见龙神现身，凤祥帝灭龙弑兄，一百多年之后，报应终于来了。

太子册封大典刚过未久，突生此事，朝中人心动荡可想而知。

澹台修进了华清门，过得毓庆桥，凰慈宫已不远。

上月中旬太子册封大典时奢华的仪仗与气氛在内宫中仍有残留。桥栏上与廊柱间的凤凰雕绘一尘不染，鲜活如生。

太后在凰慈宫的正殿中坐，座椅前并未设屏风，以示亲厚。

澹台修整衣叩拜，太后命人设座椅，待澹台修落座后，太后方才道：“听闻澹台爱卿的千金昨日到了京城，哀家这里正等着她来做伴说话呢。正好后天是端午，哀家便在后天上午着人接她入宫，卿意如何？”

澹台修道：“小女能得太后恩典入宫臣感激涕零，但小女自幼疏于教导，愚笨口拙，于宫中礼仪更是一窍不通，不知太后能否让她在家多学几日，以免进宫失礼，冲撞太后。”

太后笑道：“澹台卿家太自谦了，哀家早已风闻你家长女容月德才兼备，就算不熟宫中礼数，进了宫，到哀家身边，什么学不会？你还不放心？”

澹台修忙站起身躬身道：“岂敢岂敢，太后愿意亲自教导，乃小女几世修来的福气。臣谨遵懿旨，后日即送小女入宫。”

太后笑了笑，接过宫女手中的茶盏拨了拨浮叶：“对了，前日听得卿说，你家容月今年三月行了及笄之礼，尚未定亲，哀家这里倒是有人选，想与丞相家结亲。只不知澹台卿肯不肯？”

澹台修怔了怔，太后说出这番话，本在他意料之中，只道：“能得太后为小女做媒，臣受宠若惊。”

太后抿了一口茶水，抬眼笑道：“这门亲事，我估摸着合适，绝对般配，澹台卿可知哀家所提之人是谁？”

澹台修顺势虚心请教。

太后向左右看了看，抬手一挥：“退下。”

一旁陪侍诸人遵旨退去。

待四周无人，太后将手中茶盏放到一旁桌上，道：“澹台卿为相该有五年了吧。”

澹台修答道：“到今年年末，便是五年了。”

太后似有感慨地叹了口气：“令岳宋太傅亦是个极其难得的忠臣。宋太傅在先帝身边做丞相时，也和现在的澹台卿一样，没有什么实权，却敢在适当时机直言劝谏，先帝但凡听进一些，也能少造些杀孽。之后他做了皇上的老师，可惜过世太早。皇上身体太弱，即便肯听他的话，也……”

澹台修不知太后为何将话题绕到此处，不便作答，唯有沉默聆听。

太后再叹息道：“本朝祖制后宫不得干政，所以哀家一直不问朝事，当日先帝的一些作为，我看在眼中，纵若不赞同，亦不敢多言。本朝皇帝，自先祖风祥帝以来，大多都行事凌厉，可不管是皇帝家还是寻常百姓家，都在因果之内。你让旁人断子绝孙，总有一

天，自己也会断子绝孙。”

澹台修蓦然变色：“太后……”

太后道：“澹台卿，你应该已猜到，哀家要替你女儿做的，是和太子的媒。但自提及此事以来，哀家每每见你似有犹豫，莫非你不愿意？”

澹台修忙站起身：“太后，臣……”

太后继续道：“澹台卿，哀家今日请你来，实则有一事相求，不管你愿不愿意，望你务必将容月嫁给太子。”

太后突然自座椅上站起，走到澹台修面前，跪倒在地。

澹台修大惊，急忙跪下叩首不止。

太后垂泪道：“今日请澹台卿前来，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和氏江山如今已岌岌可危。皇上体弱无嗣，安顺王与太师府把持朝政。如今太子已俨然一副即将登基之势。满朝文武，唯有澹台卿可信赖托付。倘若太祖时传下的谶语在此代应验，哀家或皇上他日到了九泉之下，将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到了日近中午，澹台修才回到家。

入内室换上官服后，夫人带着女婢端上沏好的新茶，照例询问：“老爷今朝会有无大事？”

澹台修道：“朝会上无甚大事，皇上未朝，太子听政。但之后太后传我去凤慈宫，说是要容月在端午那日入宫。”

夫人了然，屏退左右，道：“固然是对我们的抬举，也太赶了些。女儿一路舟车劳顿，在西郡又遭人暗算，恰好九邑出事，看见那些刀兵场面，受了许多惊吓。好歹开恩让在家里多休养几日，起码过了端午。”

澹台修不言，只简略询问了几句容月的情况。他心下沉重，犹豫矛盾不已，还要留意不能流于神情中，以免夫人起疑，勉强笑道：“前日我托许侍郎寻得一只玳瑁狮子猫，下午即可送到。你记得拿去给容月，看她喜不喜欢。”

夫人应下，澹台修端起茶，刚饮了一口，夫人忽然道：“相公，你辞官吧。”

澹台修端茶的手一颤，放下茶盏。

夫人道：“相公，你难道真的想让容月嫁给太子？后宫的女子，哪有一个能安乐太平一辈子？你真的想做国丈？”

澹台修疾步前去合上房门，方才低声道：“此话怎可乱说。”

澹台夫人亦压低声音：“我今日就是要乱说。女儿回来后，闷闷不乐，我知道她并非因为受了惊吓。你真觉得太子是个好女婿，安顺王是个好亲家？现在朝局混乱，又出现什么乱党，什么皇族血脉遗孤。你本身就是个有名无实的丞相，倒向哪一方都不好过，倒不如趁机辞官，我们全家到某个山明水秀的所在买栋宅子，安穩度日。”

澹台修苦笑：“夫人所言我何尝没有想过，但如今，只怕我想辞官也难。”

他缓缓坐回椅上：“晋萱，你觉得世上所谓谶语是否可信？”

今日，凤慈宫中，太后问，澹台卿可还记得，开国之初，道人赠予太祖皇帝的谶语吗？千秋业，万古城，始于龙，乱于凤，破于百里。

凤祥帝不顾谶语，重用百里氏，到了先帝时，终因猜忌，在百里氏谋反证据未足前便灭了百里氏满门，血覆涂城。

但，这句谶语并不完整，还有最后一句，唯有历代皇帝与太子才可得知。可惜凤祥帝不是太子，皇位靠弑兄得来，最后一句便从此失传。

直到太子册封大典之前，有内史官为了查询以往过继及立太子的旧制，翻阅历代典册，偶然发现一本书上有段小字，疑似当年太宗皇帝阅读此书时随手做的批注——

占卜之言，可信？或不可信？譬如今一道人占卜本朝吉凶，言本朝必毁于二姓，父皇决意防备。但如若只是信口胡谄，此二姓岂不无辜遭殃？所谓天命，当真有人可窥？千秋业，万古城，始于龙，乱于凤，破于百里，亡于慕，果然能应验否？也罢，留于后人评判。

千秋业，万古城，始于龙，乱于凤，破于百里，亡于慕。

这真是谶语的全句？

此谶语是否真如典册记载，乃一道人为太祖占卜所得？

破于百里，亡于慕，究竟是谶语之言，还是其后有人故意添加？

澹台修犹豫不已，无法判断。

耳边太后的哭求声仍隐约缭绕：“慕氏如今已被立为太子，眼看谶语即将成真。望丞相为和氏江山社稷，相助皇上。”

澹台修矛盾不已，他一向秉持明哲保身、恪守中庸之道。正因如此，才能做上这个丞相。

皇帝体弱，政务无能，国师府把持朝政，和氏江山早已呈衰败之相。

太子临朝听政这段时间，急功近利，气量狭窄，手段毒辣，并非明君之选。

就算不出乱军，整个朝廷也已如风中朽木，难以支持。

究竟该如何？

下午，许侍郎派人送了玳瑁狮子猫来，澹台修信步踱到内院，只见女儿容月正和几个丫鬟在廊下逗那只幼猫玩耍。

容月手中提着个梔子花串成的花球，逗幼猫抬爪来够，她穿着一身藕粉色的衣裳，笑得天真烂漫，好像一枝盈盈盛开的芍药。澹台修心头的大石不由得更加沉重起来。

他走到近前，丫鬟们赶忙行礼，澹台容月拎着花球回过身：“爹爹。”

澹台修看了看那只正在她脚边扯她裙裾的幼猫，微笑着：“喜欢吗？”

容月开心地笑道：“喜欢，谢谢爹爹。”她弯下腰抱起幼猫，幼猫趁机一口咬住了她

手中的花球。

澹台修道：“你娘应该已经告诉了你，后天你就要进宫。到了宫中，可不能像在家这般淘气了。我和你娘一直太娇惯你，现在总担心你在太后面前失了礼数。”

澹台容月脸上的神采渐渐黯淡，小心翼翼地问：“爹爹，那我要在宫中住多久？是不是住两三天太后就让我回来了？”

澹台修无奈道：“你还没进宫，怎么就先想着回家？”

容月垂下头：“爹爹，我不想进宫。”

澹台修皱眉：“孩子气。此次是太后亲自下懿旨宣你入宫，焉有抗旨的道理？”

容月头低得更深，不说话了。

澹台修叹了口气，道：“你好自为之。”转身背手走开。

容月突然又抬起头道：“爹爹。”

澹台修停步回身，听容月道：“爹，你能不能替我打听一下，若珊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好不好？”

澹台修道：“楚龄郡主现在在国师府内，她身上牵扯的事件太多，恐怕会在国师府住许多日。”

容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又道：“爹爹，我觉得西郡的事情，仍有蹊跷。若珊之前和我说过，毒杀她父母的人是北郡，之后我遇刺，推论凶手也是北郡。那晚她从城墙上跳下后，却忽然改口，说这些都是南郡和乐越所为，很让人想不明白……”

澹台修猛地变了颜色：“乐越？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

澹台容月道：“爹，女儿的命就是他救的，我们其实十几年前就认识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在杭州归云观时我遇见的那个小道士？他还给我风筝来着，他就是乐越。乐越三月才离开师门，他怎么可能是什么乱党，策反西郡的一万兵马？”

澹台修急忙呵斥道：“住口！你可知道这些话被外人听到会招来多大祸患？你一个女孩子，论什么政事！从今以后，关于西郡的一切，只说你被吓得什么都忘了，一个字也不准多提起！”

澹台容月垂下头，咬了咬嘴唇，小小声道：“可爹也曾说过，不能冤枉好人。”

澹台修寒下脸，又严厉地训斥她几句，拂袖离去。

澹台容月默默地看着父亲渐走渐远，沮丧地退了几步，坐到廊下。那只花球早已被幼猫扯得七零八落，她松开手臂，将幼猫轻轻放在地上，白色的栀子花瓣顿时纷纷乱乱撒落在地。

幼猫甩甩头，打了个喷嚏，澹台容月拿下沾在它鼻子上的花瓣。数年前，乐越也曾这样替她拿掉沾在头顶的草屑，还会数落她一句：“你真笨，草沾在头上都不知道。”

那时候他总爱挺着胸脯说，长大后我罩你哦。后来他要离开时，她哭得稀里哗啦还曾喊过他是骗子。

乐越当时很肯定地说，将来他们一定会见面，到时候他一定会罩着她。

几年后，那个喜欢挥着拳头说要做大侠的乐越已经长大了，竟然真的再次让她遇见，那双又黑又亮又精神又自信的眼睛一点都没改变。他竟然真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她会永远记得四月二十六那天的晚上，西郡王府一片混乱，她不知为何昏了过去，待醒来时，已经身在九邑城外。

轿子外，有数不清的兵卒和火把。

乐越站在高高的城墙上，一条金龙盘旋在他的周身，异常耀眼的光辉让天地间明亮胜过白昼。

澹台容月不由自主地翘起嘴角：“我知道他一定不是坏人，我知道他是光明磊落的大英雄。”她戳一戳幼猫的鼻梁，“乐乐，你说对不对？”

“简直岂有此理！”

安顺王府内，太子和祯怒气满面地将一本奏折拍在案上。凤桐抬手取过，打开。

这是今日从南郡快马加鞭送来的奏章。

南郡王在奏章中道，听闻西郡有动乱之事，臣很是震惊。又听闻臣之逆子亦牵连其中，臣更震惊兼不解。西郡之事详情尚未明明，且臣之子也在其中，故而臣理应避嫌，不敢多言擅动，唯上奏请罪，听凭朝廷调遣而已。

太子恨恨道：“定南王这只老奸巨猾的狐狸，什么理应避嫌，不敢擅动。分明是另有所图！论武大会时，他的儿子就与青山派厮混在一处，此次谋逆，南郡王定然是主谋之一！”

凤桐未开口。

太子来回踱了几步，甩袖道：“本宫决定，由北郡兵马攻打九邑，父……安顺王率大军直捣南郡，本宫再命师父速速替朝廷剿灭青山派。凡与乐越、南郡有直接牵连者，一概杀无赦！”

凤桐按了按额角，道：“殿下，此事不宜冲动，先交给安顺王爷处置就好。”

太子道：“但若坐视不理，岂不给了南郡和青山派筹备或逃窜的机会？本宫一定要趁火势刚起，迅速剿灭，以免后患！”

凤桐耐着性子向和祯解释，南郡若要谋反，不可能假手于西郡。乐越不过是青山派的小弟子，傻之又傻的一个少年，怎能在西郡囤积一万兵马造反，想想便可笑。再则，几个十多岁的莽撞少年，号令兵马谁会听？他们又怎会懂？不消几日自然一败涂地。此事只是一场无聊闹剧，不必大动干戈。

太子却不同意，反驳道：“本宫以为，正是如此才要快而干脆地斩草除根！那乐越在城墙上故弄玄虚，做什么金龙附体，又自称是和氏血脉，这就是早有预谋直冲着本宫来的！就算其中有诈，也要将计就计，把他们剿灭干净，宁可错杀，绝不错放！”

凤桐沉默片刻，微笑道：“那么殿下便按照自己的意思办吧。”

太子匆匆出府回宫。凤桐待他走远，折回静室内，化一道红光而去。

再转眼间，他已身在城东国师府中。

庭院里，有婢女正在修剪花枝，见凤桐突然出现，并不惊讶，只微笑行礼道：“今日为何桐君亲自前来？”

凤桐走到廊下：“我来探望一个人。”

婢女了然地笑道：“正好，算一算时辰，她该要醒了，请随我来。”引着凤桐走到一侧厢房，推开房门。

悬着浅红色纱帐的床上，沉睡的女子正是楚龄郡主。

婢女走到床边，笼上一炉淡香，低声道：“大约盏茶工夫她就会醒了。”

凤桐在桌边坐下：“那我在这里等一等，给我沏一壶茶来。”

楚龄郡主醒转时，敏感地察觉到屋内有人，她微微转头，发现靠窗的桌边竟坐着一个红衣男子，正在品茶。

楚龄郡主坐起身，微掀帐帘。她身上的伤已好转不少，做这些举动并不吃力。

凤桐听到动静，放下茶杯向她望来。

楚龄郡主轻声问道：“阁下可是国师？”她住进国师府后，一直待在这间房内养伤，从未见过国师冯梧。

凤桐微笑道：“我是安顺王府的幕僚，并非国师。”

楚龄郡主道：“原来阁下就是辅佐太子和安顺王的凤桐先生。那么我称呼先生为国师亦未算说错，只少加了‘来日’二字。”

凤桐道：“郡主果然蕙质兰心，想必也猜到我拜会的目的，关于西郡一事，我想再询问一下郡主。”

楚龄郡主脸色苍白，她的神情虽保持平静，血色全无的双唇却在微微颤抖：“西郡王府中……接连遭逢惨祸……我……抱歉，我心中太乱……有些失礼……请问先生要问些什么？”

凤桐温声道：“请问郡主，如何发现孽龙及乐越一行人的身份？”

楚龄郡主垂下眼帘：“我……我一直以为，陷害西郡，杀我父母的，是北郡之人。所以，招亲会一开始，我便怀疑前来参加的人中有平北王府的探子。之后容月遇刺，我更加肯定怀疑得没错。”

凤桐道：“据说还有刺客冒充镇西王府的暗卫。”

楚龄郡主点头：“不错，我当时被这些细节扰乱了视线，还想着幸好那几个人误打误撞地救下了容月，揭露了刺客的真实身份……现在想来，他们出身江湖，亦与几大江湖世家有牵扯，什么表面的花样做不出来。后来，在浴堂中，有人发现那个叫乐越的少年随身带着一条约妖，我才发觉之前的怀疑很可能不对，可惜的是，尚未来得及详查，便出了中毒事件。连我弟弟也……”

楚龄郡主说到此处，两只手抓紧了床单。凤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继续听她说。

楚龄郡主挣扎着下了地：“请先生将此事告知太子和安顺王爷，务必替我镇西王府报此冤仇，否则我爹娘幼弟在九泉下，日日不得安宁！”她想要倒身下拜，身体却支持不住般，又跌坐回床上。

凤桐悠然道：“郡主放心，本朝凡与龙有关者，一概杀无赦。”

楚龄郡主的眼中闪动出安慰的光。

她像是又想到了什么，先垂下眼，咬住嘴唇，面露犹豫，欲言又止片刻后，方才道：“先生……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凤桐很感兴趣地扬眉。

楚龄郡主犹豫地道：“容月她……和澹台丞相……似乎与乐越十余年前就认识……交情甚笃……容月小时候更与乐越青梅竹马相伴。容月和我是好姐妹，澹台丞相亦是个正直君子，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做出有损朝廷之事。但事关紧要，风闻容月要做太子妃了，我想还是先说出此事较好。”

凤桐微笑道：“郡主说得对。”起身掸一掸衣袖，“我最想问的还有一件事。镇西王府的一万兵马如何被乐越策反，归他所用？我查过军报，那一万军本是西郡兵马的精锐。”

楚龄郡主的脸色又苍白了几分，神色惶惶，双眼中顿时盈满了泪水，待要开口，凤桐抬手制止道：“不过，郡主身体不好，这个问题就不用答了。我知道郡主一定能有十个以上天衣无缝的答案告诉我。”

楚龄郡主神色大变，双瞳中厉芒一闪，又迅速地消失在垂下的眼睑后，她哑声开口，语气中尽是委屈：“风先生此言何意？”

凤桐微微眯起双眼：“与太子和安顺王府利益无干之事，我并无兴趣参与，郡主请放心。”他回转身，向房门外行去，“而且，我对郡主究竟想做什么，能做出什么，也十分感兴趣。”

楚龄郡主目送他出门，脸上楚楚可怜的神情早已消失不见，眼中的泪水更无影无踪。她微微扬起下巴，攥紧了床单。

两刻钟之后，又有一个人大步走进楚龄郡主的房门。

楚龄郡主不动声色地打量。

来人穿着浅金色长袍，袍服上绣着一只两根尾羽的凤凰。三根尾羽金凤是皇帝之徽，双尾羽金凤便是太子专用的纹饰。

他走到屋子中间，打量着看到他进屋便从床边站起，虚弱地低声喘息的少女，皱眉问道：“你就是镇西王府的楚龄郡主？”

她盈盈拜倒在地：“参见太子。”

太子怔了怔，笑起来：“你倒是机敏。本宫此次前来，是要问你有关西郡乱党之事，你务必一五一十，详细道来。”

方才离开安顺王府后，太子本欲径直回皇宫中下旨，但上了马车后，左思右想，又命

人掉转方向，先到国师府。

所有胆敢企图夺位之人都要一一排查出来，一个也不放过！

楚龄郡主睁大了眼：“我所知之事已尽数告诉了凤桐先生，莫非殿下还觉得有遗漏……”她的眼睛又睁大了一些，露出急切惶恐的神色，挣扎着膝行到太子脚边，扯住他的袍角，“殿下，容月她只是从小和乐越在一处玩而已，他们当时还是孩子，不可能有儿女私情。澹台丞相亦只是对乐越多有照拂，我相信他并没有帮助乐越造反啊！”

她眼眶中再次盈满了泪。

透过淡薄的泪雾，她满意地看到，太子的神色如她期待地变了……

乐越最近过得很不自在，四处走动时，城中的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三大护脉神护住九邑一事让城中百姓振奋不已，他们以为，九邑乃上天选中的天命之地。一代帝王，注定要在此发迹。

楚龄郡主虽在安顺王面前成功地诬陷了乐越，但因城楼上的兵卒做证，九邑城的所有人都知道了真相。

行馆中的郡马参选们各个嗟叹，没想到竟被一个妙龄少女玩弄在手心里。西郡王府的亲兵和仆役们更难以相信，郡主竟然就是杀掉郡王夫妇和小世子的凶手。

以南宫夫人和南宫苓为首的几人便代表被困九邑城中的所有江湖人士来见乐越，商量眼下该如何是好。

北郡和安顺王的大军将九邑团团困住，九邑城中只有参与郡主选婿的江湖人士、少许亲兵还有满城手无寸铁的百姓。

乐越思来想去，唯有楚龄郡主预先安置在城外的一万兵马是最后的希望，他们被楚龄郡主当作最后栽赃的工具，硬生生被打成了叛军，现今亦在朝廷大军的包围之中。

想到此处，乐越道：“不然我去会会那一万兵马，看他们是否愿意帮忙。”

南宫夫人道：“乐少侠不必如此冒险，可着人将他们的将领请过来商谈。倘若你亲自前去，他们或会扣下你交给朝廷，借此证明清白。”

乐越认为自己不去拜会不足以显示诚意，坚持道：“若想请他们真心与我们联手，自然要以诚换诚。如果我们先不信他们，他们又怎么会信我们？”

杜如渊很是赞同，愿和乐越一起前去。

乐越摇头：“杜兄身份特殊，不去反而更好，我和琳箐一同去就行了。”

有琳箐在，基本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倘若我有什么闪失，九邑城中就要仰仗各位出力了。”他冲在座几人团团抱拳施礼。

南宫苓充满钦佩地道：“乐少侠慷慨仁义，在下钦佩不已，请乐少侠放心，我们会尽力帮忙，有什么差遣，只管开口。”

镇西王府的亲兵首领高统领出乎乐越意料地痛快答应了替他引荐。

当天傍晚，乐越和琳箐进入九邑城的地下运兵道，顺利见到了那一万兵马的主帅李将军、钱副将和马副将。

原来高统领和李将军是世交好友，楚龄郡主跳下城墙后道出了这一万兵马在郊外藏身的所在，高统领听到消息后，立刻着人从地道前往通知李将军。李将军为求谨慎，带着手下立即隐藏进运兵道中，还有一些兵卒其实已经转进了九邑城。

李将军和一万兵卒莫名地成了楚龄郡主的弃子，皆很悲愤。但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将错就错就此真当了叛军，与龙神护体反朝廷夺皇位的人联手。

正摇摆不定时，高统领突然领着那位传说中、被龙神选中的皇帝前来拜会，李将军讶然发现此人不过是个年未及冠的少年。

而且，这个少年居然只带着一位少女前来，李将军越发惊诧，不由得油然生出一股钦佩。

待乐越开口说明来意时，李将军发现他言语爽朗，态度诚恳，言行举止十分实在，没有一丝浮夸和架子。

乐越最后说道：“我们如此举措，并不是造反，而是朝廷不分青红皂白便要判我们死罪，我们总不能洗干净脖子等他们来砍，如今九邑城的所有百姓都等着李将军和诸位兄弟救命。”言至此，乐越躬身行了一个大礼，沉声道，“在下恳请诸位，不要让九邑城成为第二个紫阳镇。”

高统领道：“不错，乐少侠的话，我字字赞同。李兄，你我追随王爷近十年，本以为北郡不是东西，没想到竟是郡主杀父杀母杀幼弟。本以为我们忠心朝廷和王府，就能得到重用，光宗耀祖，想不到平白无故变成了叛军。现在已经没了活路，坐等是死，投降也是死，还不如放手一搏！”

钱、马两位副将亦都赞同。军中兵卒人心浮动，他们早已建议过李将军不如彻底反了算了。

李将军垂首沉思，片刻后终于下定了决心：“好，本将与众弟兄听凭少侠差遣！”

乐越连忙道：“说到行军布阵守营突围，李将军是内行，所以一切还要靠李将军拿主意。在下对打仗之事一窍不通，差遣二字万不敢当。”

李将军怔了一怔，高统领打个哈哈：“乐少侠真是个人。”

乐越成功说服李将军，回到九邑城中，众人皆欢欣鼓舞。

南宮苓道：“有兵在手，要快快筹划打退城外的朝廷军队才是。”

乐越沉吟不语。

眼前的事儿就像一团乱麻千头万绪，根本不知该从何处下手。现在众人都望着他，俨然以他为首，让他感觉自己如同一只穿上了衣帽的野猴子，浑身难受。

杜如渊及时开口：“如何用兵需详细筹划，务必做到万无一失，我们本为救人自救，不能有无谓的失败和牺牲。”

李将军、高统领等人都深以为然。

杜如渊便提议道：“眼下我们不妨先分好各人的司职，遭此变故，城中百姓必然不安，亦需安定民心。再则，更急需统算下城中还有多少粮食，够我们维持多少时日。还有，急救所需的药材也要备好。”

于是各人便自荐或按所长分配当下急需要做的事情。

高统领、原郡王府的内务总管负责安抚镇西王府的亲兵侍卫暗卫及各仆役。

绿萝夫人和南宫夫人负责郡王府的丫鬟女眷及全城的所有妇女。

杜如渊与镇西王府的外庭总管、马副将及万卷斋等一些江湖人士盘点计算城中尚存的粮草。

洛凌之和江湖人士中通晓医理者开始点算归集城中药材，向城中各药馆医官打好招呼，记录每家的人手和每位大夫擅长医治的病症，届时打起仗来，如有伤兵，可及时调用人手。

待到分配点查城中还剩多少刀箭及可用马匹时，乐越跃跃欲试，刚要开口，门外突然有嘈杂声，把守的亲兵来报，有人要硬闯入内。和嘈杂声混在一起的，隐约是飞先锋嘎嘎吱吱的怪叫声。

乐越无奈：“是熟人，让他进来吧。”

孙奔带着飞先锋施施然入内，大刺刺站到大厅正中，环起手臂：“听说乐少侠弄到了那一万兵马，有仗可打，要人手吗？”

他自荐得如斯张狂，高统领，李将军、钱马两位副将等人不由得侧目。

杜如渊笑吟吟一拍桌子：“孙兄来得太巧了！眼下正有件事急需你这种人才！盘点城中兵器马匹之事，就由孙兄和南宫兄带几个人帮助钱副将前往吧。”

乐越愕然。

杜如渊环顾一周，道：“事情差不多已分配妥当，最迟明日傍晚，所有查点清单都要做好，诸位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众人纷纷保证绝无问题，乐越半张开嘴看他们即将四处散去，连忙道：“且慢！是不是还少了什么事情？我还没事做。”

杜如渊微笑道：“越兄，我们皆以你为首，你须坐镇于此，统筹一切。具体事宜及一些细末之事，由我们执行。”

说罢，与众人匆匆离去，留下乐越傻坐在案几后。

琳箐笑嘻嘻地道：“不要紧，我和傻龙还有应泽陪着你一起坐镇。”

乐越喃喃道：“什么统筹坐镇啊？事情都被别人做了，我干杵在这里，就是统筹坐镇？”

应泽自开会起就趴在乐越身边吃茶点，此刻淡然地往嘴里塞了一块芙蓉糕：“坐镇，就是镇定地坐着不动。统筹，就是通通交给别人去愁。”

乐越最终还是不能镇定地坐着不动看别人去愁，他四处去转，竭力想搭把手。

等到各项事宜准备就绪众人集中起来，正式商讨是等着朝廷兵马来攻还是主动出击，由乐越做最后决定。

“打，还是不打？”

杜如渊合上手中的书册，如斯问坐在上方案几后的乐越。

乐越双臂支在案上，抱住头。孙奔环着双臂斜靠在厅柱上：“眼下情况，这句话不必问了吧。想活命，只有一个字，打。”

乐越烦躁地刨刨头，九邑城已被困数日，城中粮食越来越少。打是一定要打，但，怎么打，如何打？

以前听说书的时候，故事里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大将领兵数万，驰骋疆场，好不威风。等真的到了今天，有一万兵马和整城人的性命捏在手中，乐越只觉得手心冒汗，心里发虚，暗骂自己没有出息。

众人都在看着他，等他做决定。

乐越狠狠刨头，犹豫不已。

孙奔道：“给我五千兵马，至多耗掉两千，我能暂时开出一条路，让城里的人先走。”

杜如渊立刻反对，道：“不可取。城中之人就算逃得出去，朝廷也不会放过，现在叛军之名已然坐实，无路可退。只能以九邑为据，开出自己的局面。”

孙奔冷笑：“嘴皮子一开一合，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容易得很。请世子现在带兵出去，开个局面出来如何？”

杜如渊道：“吾只是以全局而论。”

孙奔不屑地嗤笑：“眼下都顾不得了，还全局。”

两人隐隐已生僵持之势。

乐越依然犹豫挣扎不已，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琳箐、应泽和洛凌之那方。

琳箐刚要开口，洛凌之先道：“这件事唯有越兄你自己决定，最终定下主意。”

乐越攥起拳重重敲在桌上：“打，一定要打。但怎么打，我还要想想。”

孙奔道：“乐少侠最好果断点，没时间让你慢慢想了。”说完他带着飞先锋，大步离去。

乐越起身来回走了两步，再抓抓头：“我去外面转转。”

琳箐待要跟上，洛凌之拉住她衣袖，杜如渊头顶的商景对她摇了摇头。

乐越出了大厅，到后花园一个僻静的角落席地坐下。西郡王府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叛军大本营，只保留了西郡王夫妇和小世子的灵堂。各处悬挂的丧饰仍在，在闷热的天气中散发着一股独特的凉意。

乐越深感自己无用，长长地叹了口气。

昭沅趴在乐越怀里小声安慰道：“不要紧，慢慢学就好了，就像我现在也不太懂护脉神到底要做什么，怎样才能帮到你。应泽说过的，这些事情，要靠自己慢慢领悟。”

这话没安慰到乐越，反而让他更愁苦了。是啊，他和他的护脉龙根本连半吊子都算不上。

他坐了半晌，没想到什么方法，再回到厅内，众人都散了，只有琳箐和应泽还在。

琳箐看到他，立刻跳起来，询问他有无想到办法。

乐越摇头。

琳箐笑道：“哎呀，打仗如何用兵是最费脑筋的。这样……”抬手拉住乐越的胳膊，“出去散散心吧，说不定走一走就想出办法来了。”

出了镇西王府，乐越左右四顾，思索该到何处去。琳箐向他提议：“不如我们去城楼上，看看外面的军情吧。”

站到城墙上极目远眺，九邑城外一片宁静安详，看不到安顺王和北郡大军的影子。

那天晚上的大军压城也罢，之前参加选郡马时进城出城那熙熙攘攘的景象也罢，都好像在做梦。

琳箐戳戳乐越的手臂：“喂，下面有人在看你耶。”

乐越顺着她指着的方向望去，城内城墙附近聚集着三五成堆的人，正抬头往他这里看，还在议论纷纷。

琳箐小声道：“他们在谈论咱们，猜那天晚上围在你身上的那条护体金龙在哪里，还叫你龙少君。”

乐越惊讶地向下看，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从脚底蔓延到了头顶。

琳箐笑道：“怎样，这种体验很新鲜吧？是不是有种与以前不同的感受？”

乐越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昭沅恍然道：“哦，原来刚才洛凌之是要你带乐越来城楼啊。”

琳箐顿时竖起眉毛：“我才不是听了他的话才带乐越来的。他只是说乐越如果坐不住的话让我带他四处走走，感受一下城中百姓对他的期待。带乐越来城楼是我的主意！”

昭沅晃晃脑袋，它隐约听到洛凌之说什么感受之类的，方才又听琳箐提到这两个字才反应过来。

城楼这个主意明显是受了洛凌之的启发，它这样说并没有说错。

琳箐弹了它的脑袋一记：“你！缩在乐越怀里耳朵倒是灵便啊！拜托你快点变回正常的样子行不行？像条蚯蚓一样只能趴在乐越怀里，你不要总让我来激励乐越，替你做你该做的事情！”

昭沅心虚地向乐越的衣襟中缩了缩。在城楼上现出金龙之形后，它便维持着一尺不到的龙形，变不成人形了。乐越只能每天把它藏在怀内，对外声称它被人暗算受了伤，在某厢房的床上被窝内塞了几个枕头冒充是它在养伤。

它蜷缩进乐越的衣襟深处，琳箐哼道：“一说就学商景扮乌龟。”

夜晚，昭沅好不容易等到乐越翻来覆去完毕，进入梦乡，方才悄悄爬出被窝，它钻到